



应天士著

黑眉

应天士著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內 容 介 紹

本書生動地反映了全民大煉鋼鐵運動的巨大聲勢。在大躍進中，人們充分發揮了自覺的能動性，生產上取得了輝煌的成績；思想面貌也起了深刻的變化。

小說描寫了黑眉、石支書、月梅、小護士、礦長、“小鋼炮”等人物形象；描寫了黑眉和其他許多年輕人在黨的領導下和團的幫助下，戰勝了重重困難，終於成長為優秀的礦工的過程；并穿插了黑眉一家在新舊社會中的悲觀离合的故事。

黑 眉

應天士 著

*

江蘇省書刊出版營業許可證出〇〇四號

江蘇文藝出版社出版

南京湖南路十一號

江蘇省新華書店發行 江蘇新華印刷廠印刷

*

開本 787×1092 紙 1/32 印張 7 13/16 字數 147,000
一九六〇年六月第一版 一九六〇年六月南京第一次印刷

印數 1—500

目 录

花蓝布头巾.....	1
令人意外的职务.....	16
秋夜的沉思.....	38
夜上塘口.....	54
一場风波.....	63
家破人亡.....	79
母亲呀，母亲！.....	93
鉄矿办公室的爭論.....	108
鋼鉄.....	126
走訪“獅子头”.....	143
“小鋼炮”敗陣.....	158
槽探出事.....	171
喜团圆.....	181
惊险的一瞬間.....	203
少見的报喜队.....	225
龙角山上鉄石花开.....	232

花蓝布头巾

山那边，一辆风尘仆仆的客车向长途汽车站开来。车子颠簸着，慢慢前行。

大路上，板车、独轮手推车、挑担的洪流中，一列列卡车高叫着喇叭，抢到客车前面。黄尘遮天，远处高峯连绵的十里长山如在雾中……

就在这车队、人流中，一个年轻姑娘飞快地横穿过公路，灵活得象黑燕一样，一转眼就到了公共汽车站门口。

公共汽车站里等车的人一下全回过头来，看着匆匆进来的年轻姑娘。她年纪不大，秀气、丰满，高挑个儿。鬓贴、洁净的黑底白花褂子，浅灰布裤子，又朴素又雅致。健康、快活的脸上一片蔷薇红色，看了她就象是看到一株动人的山茶花，叫人有一种青春、美丽、健旺的感觉。不能不多看一眼。

她发现一道道射来的目光，脸上更加绯红起来，加紧了步子向售票处直走过去。

售票处的窗洞紧关着，她抬起手急急敲了两下，顺手理了一下散乱了的柔软的短发。窗洞门霍地一开，露出女售票员的半边脸，她伸出一只手来朝上一指：“你不看见？”窗洞牌子

上果真写着：“本日各次車票售完”。

买票的姑娘一抬头，售票員便清楚地看見她的脸了，这是个約摸十八九岁的姑娘。端正的鼻子，紅得发亮的嘴唇，甜津津的带着笑意的眼睛正在轉动，这双烏溜溜、水汪汪的眼睛可以照見人。两道黑黑的浓密眉毛，眉尖弯弯，衬得两眼更有神、更有生气。这双眉毛象是也能說出話来。乍一看，这是个多么纤秀的姑娘呀，可是，再細細看，当她黑黑的眉毛一揚，两眼微微一睜，射出灼灼逼人的光芒的时候，便叫人不由感到这柔和的姑娘却又是多么刚强。看来，她是急急地赶了一陣路了，此刻，她嘴唇微张，喘着气，額角上的汗珠順着面頰流了下来。

“票沒有了！”她吃惊地“哦”了一声，倒吸了一口气，身上一陣燥热。怎么？自己好不容易脫了身，背上行李連跑帶赶，赶上汽車站，結果还是走不成！她用手絹在脸上胡乱揩了一下，一面用手絹搥着风，一面轉过身看看站里面长凳上的旅客，一个个那么安閑，那么鎮靜，有的抽着烟，把青青的烟圈吐得老高；有的埋着头看报，更有几个人围成一圈在打扑克，显然是已經买着票，只等上車的了。她羡慕地望望他們，心里焦急：怎么办？

車站外面一声声哨子吹起了，汽車喇叭也响起。往來于鎮江和韦家門的客車到站了。

立刻，車站里忙乱起来，打扑克的人顧不得結束这场紧张的战斗，跳起身来，拍拍身上的灰，抓起背包，拥挤着出站去。

站上的人員拿着喇叭筒，高叫道：“韦家門、小俞庄的汽車到站了！上韦家門、小俞庄的旅客，請到外面來排隊。”說完這句，又提高嗓門叫道：“買到車票的旅客請出來排隊！”

姑娘拎起行李向外走了一步，又停了下來，站定了。蹙起濃黑的眉毛沮喪地望住一個個朝外跑的旅客，立刻又轉過身，撲向售票的窗洞。

正這時，女售票員伸手來關窗洞了，但當她抬眼看到買票人焦急的眼神時，不由地住了手。

“賣張票給我，我在車門口站一站！”話說得很急，但還是那麼尖，那麼脆，象是金屬的聲音。接着又解釋了一句，“我是到礦上去的！”

女售票員躊躇地“嘖”了一聲，她在想主意，但四面看了一下，望見站里面還有不少坐着、站着的乘客，伸向票箱的一只手又縮回來了。

“人家會有意見。……喏，這都是沒買着票的……”女售票員抱歉地笑笑，手向站里指指。

“跑去要多少時間？”買票的人的一顆心早飛到了礦上，問着話的時候，就把腳下行李卷擡到肩頭。

“五十多里，要跑三四個鐘頭，跑得快的話。”

“好，對不起！”買票的人轉過身，從貼着“時間就是鋼鐵，鋼鐵就是力量”的大幅標語下的門口走去，連身後售票員低聲急促的：“喂，喂，你等一下，等一下！”也沒聽見。

站門口，那輛風塵仆仆的客車已經到站了。半截車身上，

黃蒙蒙的一片塵灰，連玻璃窗上也布滿灰沙，象是黃色的毛玻璃。乘客一個個擠下車來。這邊等候上車的旅客已經圍成一圈，包圍住車門。

買票的人站定了，看看四下飛揚的塵土，便放下行李，從小帆布包里掏出一個碎花布的小包，打開來，里面是一幅花藍布頭巾，她拾起一角把頭巾抖開來，試了一下，扎到頭上，轉身穿過一條小路，走上公路。

客車門口，一個個乘客擠下車來，檢過票，四散開趕路去。最後，一個魁梧的大漢，彎腰走出來，那座小山樣的身軀，立刻把整個車門都擋住了，車門似乎有些嫌小，他偏了偏身子才下了車。這是個四十多歲的硬朗健壯的中年漢子。高闊的、又黑又亮的額門，對着橘黃色的陽光，閃閃發亮。他眯起眼，額上深深幾道皺紋立刻顯露出來。鐵黑的臉膛上有種威猛的气概，短短的象銅絲一樣的絡腮胡髭剛刮過不久，留下一片青灰色。上下身都是黑色衣服。下了車，他四無意地望了一眼，臉上現出北方人固有的爽朗的神情，穿過了人群正要折向西邊，忽然看見急急走上公路的扎着花藍布頭巾的年輕姑娘的背影。口里“咦”了一聲，踮起腳入神地看了兩眼，撥開面前的行人，跑前一步叫道：

“黑眉！黑——眉！”高亢响亮的聲音嗡嗡地响着。

“爹！你？！”黑眉聽到這熟悉的声音，立刻一怔，馬上轉過身來，眉毛象翅膀樣地飛揚起來，眼睛里迸射出閃爍的火花，驚喜地笑着跑過來。

父女俩都奇怪：怎么会在汽车站遇见了。

他們站定在一个写着“慢”字的行車标示下。一部部卡車絲毫不“慢”地从他們身旁急駛过去，揚起一陣陣黃沙。爹移动了一步，站到黑眉的左边，象是一架屏风似地，給黑眉挡住了灰沙。板車、行人从他們身边挤了过去，他們又朝路边挪了一下，索性站到路旁田塍上。

“……欢送会还没有开完，我哪里有心腸再等，就开了小差，好不容易哦！大队里不肯放，要不是乡党委张書記压了一下：‘哼！支援鋼鐵，誰还有三心二意的，鬧本位！’大队长才不吱声了……”黑眉挤挤眼睛笑了，“到了鋼鐵指揮部，他們先要留我下来学化驗，我才不答应……”說着，头一搖，就势把行李放到地上。看見爹要說話了，她又搶着說下去：“派到鐵矿上的一共沒几个女的，学做爆破手的就我一个！”黑眉話說得多少有些自豪，大約是因为在爹面前，她毫不掩飾自己的高兴。“爹！欢送会上，乡党委书记还給我帶上紅花……”她又回想到社里那么热烈动人的欢送会！单是震天的鑼鼓就能把屋頂掀掉一半，再加上那么些掌声、叫声、笑声，連現在也还震得黑眉的心別別地跳。她一想象到那个报节目的四方大黑脸的小伙子，先咳一声，清清嗓子，然后拖长声音大声喊出了：“第十个节目：赶——馬——調！”再咳一声，再清——清嗓子，提高調門，喊道：“演——唱——者：未来的女爆破手，咱們的黑眉姑娘！”以后，立刻一陣漫天盖地的掌声，叫好声……但是，等了半天沒人出場，再鼓掌，再等，台上还是空空的。当他們終

于发现演員忽然不見了以后的那副尷尬局面，那份惊奇，那份詫异，她促狹地笑了：不能怪我呀，我哪有心腸唱歌呢！

爹高兴地听着黑眉銀鈴样的笑声，疼爱地看着黑眉笑开了花的眼睛，看着她丰潤的脸頰上笑出好比两朵鮮花的深涡，也不由地笑了起来。他笑的是女儿又到了自己的身边，他笑的是多灾多难的女儿如今已經这样結实茁壮。他錚錚地笑着，声音那么爽朗、豪迈，引得路过的人都要停下步来望望。

“爹，哪儿去？”

“喔，到地委开会，鋼鐵指揮部指定我們矿去的，要开六、七天会。……以为你还有几天才会来，接到通知，我跟矿长說了一下，你到五号塘口吧，到那儿找戴工段长，他那儿有一个学打二錘的女徒弟了。”

“五号塘口，戴工段长！”黑眉低声重复了两句，她感激地望望爹，一面把行李拿起，眼色是在問：“是不是可以去了，爹？”可是，她忽然发觉爹的眼光久久地停留在自己的头上。爹那光芒四射的眼光似乎收斂了，輕輕地吸了口气，脸色灰暗下来，要說什么又沒有則声。黑眉不由惊惶地一怔，一手伸到脑后摸住头巾。这是一块半新不旧的碎花蓝布头巾，有一角已經烧焦了一小块。这种头巾南方很少見到，可是，到了苏北农村，每逢过年过节，哪个妇女不喜欢扎起这种头巾呢？蓝汪汪的棉袄，黑綫呢的褲子，再配上条白碎花蓝底子的头巾，走亲戚，回娘家，不說人家，自己看看也觉着体面俏正。可是，爹将这条头巾給黑眉远远不是为了給她裝飾打扮的。黑眉只知

道爹特別珍惜這條頭巾，她哪里知道這頭巾絲絲縷縷都聯系着血淚的往事！

爹看到黑眉兩眼驚惶地圓睜着，怔怔地站着，馬上暗自“噓”了一聲，一揮手，似乎是要趕走頭腦里擾人的念頭，一只大手疼愛地放到黑眉肩上，擔心地問：

“怎麼，你跑了去？”

“沒事票了，”黑眉搖搖頭，一手抹下了頭巾，嘴里說着話，手把頭巾折好放到了怀里，“不要緊，四五十里路怕什麼！”說着又想舉步了。

“喔，你等一下！”他抬眼看着一部部急駛而過的卡車，忽然向着一部裝載蓆的大卡車舉手招呼。

卡車猛煞住。

駕駛室里伸出個圓臉，紅潤潤的臉上，熱氣騰騰，就象才出籠的饅頭，怪不得帽子也脫掉了。這是支援鋼鐵運輸的解放軍汽車兵。他用袖子揩了一下額角上的汗，熟悉地問道：“石支書，回您礦上去？”一面就推開車門：“上來吧！”

“不，不，”爹退后了一步，“麻煩你把咱們這——礦上的新兵順帶捎回去，省得她來個二萬五千里！”

司機的紅紅的臉上兩顆眼睛立刻滴溜溜地睜得滾圓，贊揚地：“嘿，女礦工！歡迎，歡迎！這兒來，請上這兒沙發座，軟席！”他一迭連聲說着歡迎詞，可是一抬頭不見了黑眉。

黑眉一聲身已經站到卡車後面了。石支書把她的行李輕輕撿起，黑眉雙手接住。揚起眉毛驚問道：“爹，你出門開會

一件厚衣服不帶？天變了怎麼辦？”

爹笑着沒有回答，大手拍拍自己堅硬的身軀，意思是說：這種身體還會被凍壞？

黑眉搖著頭，兩手在帆布包裡找著，又直起身子尖尖地叫了一聲：“接住！”

爹手上立刻接到一件柔軟鮮艷的藍澄澄的毛絨衣。這時，汽車猛一開，黑眉踉蹌了一下，又站直了笑着向石支書招手。

石支書嘴里“嘖”了一下，心想：黑眉的毛絨衣我怎麼能穿得上？這孩子！追上一步，揚起手來就要將毛絨衣扔上車去，但是車子已經開遠了。黑眉看著爹焦急的樣子，笑得更响。

石支書拿住毛絨衣，也不知拿在手上好，還是掖在懷裡好，無意地抖開來，惊奇地發覺，這件毛絨衣身腰怎麼這樣大，朝身上一驗，竟正合身！他搖搖頭，嘆了口氣：“這孩子，拿到工錢不打扮打扮自己，我還缺衣服穿？”

迎着西斜的太陽，石支書眯起眼睛，看著卡車遠去，他眼角迭起一條條魚尾紋，顯得那麼慈祥。一絲難以發覺的笑意，漸漸從眼角擴展到整個臉上。手上的毛絨衣那麼輕，那麼暖，他用兩手拿著，一直看到卡車被揚起的塵土遮住才走。

卡車猛駛著，揚起江浪似地滾滾黃塵。急風掀起黑眉柔軟得象絹綢樣的黑髮，她揚起臉，面對著金光灿灿的秋陽。前面廣闊平坦的道路上似乎也鍍著一層金光，她心頭一陣甜蜜蜜的顫動，真是金黃色的季節！黃金的光！

路两旁飞扑到眼里来的竹篱围墙上，每隔不远，便挂着一块块白底黑字的招牌。黑眉来不及读完那上面的字：“镇江第二钢铁厂”，“镇江第三钢铁厂筹建处”，“南门冶炼厂”，“镇江机械厂”……数不尽的高炉、烟囱、人流、车队从车旁闪过。司机加快了速度，追上了一部卡车，追上了一部客车，喇叭高鸣，这圆脸的司机呀，连救火车大约也开得没有这样快。为什么今天忘记了安全行车？为什么？真是奇怪！司机心里却有些懊恼，要是让这位女矿工坐在驾驶室里，她看到速度计上的小针一跳一跳，已经不能再跳的时候，她一定会惊奇得叫起来。他那时不则声，轻轻地摆摆手，叫她不要害怕。看着，又追上了一部卡车，卡车上的人向这边投过惊羨的一眼。快呀，真快！黑眉高兴极了！快开呀！就要用这种速度，迎接新的生活；就要用这种速度，投入新的战斗！一个急转弯，又是一个新建的钢铁厂飞扑到眼前，高耸入云的手脚手架上，一个个电焊工紧张地忙着，一道道白光溅射着。一个女电焊工抬起护脸罩，紫红油亮的脸膛朝着下面，这引起了黑眉久久的注视。多高的脚手架呀。她站得那么稳，动作那么利落。黑眉不由想到乡党委书记说的话：“……党给你们小伙子们、姑娘们，搭好了高耸到云霄的天梯，看你们敢不敢跨上去，把咱们国家建设成天堂……姑娘们，你们会怕这梯子太高？心里发慌？腿发软？”

“不！”黑眉说出了声，心里想着马上自己就会站到高高的塘口上，自己一定心里不慌，腿不软，用行动来回答书记的话！

忽然，她心急地望着半沉到山后的秋阳，自己对自己说：“慢点儿落吧，等等我！”

卡車向山坡开去，嘶叫着，吃力地爬上了这陡直的山崗，山前似乎沒有路了，好象汽車就要开到天边。

上坡以后，豁然开朗。公路尽头是茫茫大江，江上水鳥輕飞，漁帆片片。江中綠森森的焦山，山上一道道土紅色的院墙都已看見。焦山旁边紧紧靠着龙角山，象是焦山的守卫。

汽車直冲下来。車上的人好象长起翅膀，連心也浮了起来，飞快地到了江边。卡車猛一轉弯，沿着江边的公路前行，一边江水，一边高山，車子顛簸得更加厉害，这是条新修的馬路。但是，卡車再跳再顛，黑眉一点也不觉得了，她仰望着上面，山頂被开劈得一层又一层象大片迭起的梯田。远远传来叮当的錘声，早把她一顆年輕的心吸引过去。

錘声越来越远。

江心焦山的土紅墙里，綠蔭深处的华严閣清楚可見，龙角山更显得奇峯兀立，山頂上披着层层白色的鳥糞，蒼鷹在山頂盘旋。黑眉无心賞看这些景致，两只手拽着行李，做好下車的准备。

这儿是鎮江新开的韦家門鉄矿的塘口①。

“到了！”黑眉高兴地攏了一下被风吹乱了的头发，車刚停，便急急地跳了下来。

① 塘口是露天矿的一个生产区，往往是指的一个山头。

下了車，她不知向哪里走去。

这山巒重迭的铁矿当中，哪儿是五号塘口？哪个是戴工段长？問人，人都在山上。猛听得身后嘩啦啦一声，一大車鉄石傾倒了下來，鉄石翻滾着，小石块一跳老高，滾到路边。黑眉回头看望了一下，看見这个鉄石堆場上面，挑鉄石的担子、运鉄石的小板車来往象穿梭，一担担，一車車鉄石从上面傾倒下來。黑眉被这清脆的錘声、沉重的哼唷声吸住了，她觉得自己此刻渾身是劲，便急急地赶了两步，走上山崗。从这里便可以看見半山腰打二錘的矿工，山那边“刷坡”的人，都象挂在悬崖峭壁上，一不留神就有冲到山下，跌落深崖的危险。黑眉小心地繞过堆場，抄小路向上爬去。

此刻正是收工前，一天中最紧张的时刻。

黑眉低头爬着，让过了面前的一块拦路的青石。忽然听见“让开，让开”的叫嚷声，抬头一看，高高的山上，两个年輕矿工正拽住一部滿載鉄石的板車，向下冲来。黑眉一眼看到拦路的青石，惊出一身冷汗。青石正拦在路中間，石头旁边是一条深沟。板車要撞上青石，一定要連人帶車栽翻到山下。她顾不得多想了，将行李一扔，猛弯腰将青石就勢朝山下推去，嘴里叫着：“当心！当心！”一面急閃过身，耳朵里听见一声粗獷的叫喊：“哪个？要死了！”就在这时，这部車子从她身旁冲过去了。黑眉的心兀自跳得不停，她一轉身，看見一个穿着褪色軍装的年輕人狂叫着，向这部板車追去。板車直冲到堆場还没有停得住，眼看就要冲下去了。就在这紧张的一刻，穿褪色軍

装的年輕矿工追到了，他猛一蹲下，用左肩把車把一抬，車子翻轉过来，鉄石倒翻了，嘩啦啦朝下滾去，車子也倒伏在堆場上。黑眉輕輕地吁了一口气。这时，她奇怪起来，为什么这两个矿工竟会跑到这小路上来？后来追来的又是什么人？他哪来的这么大的劲？要不是他，今天這場事故恐怕免不了！她看見穿褪色軍装的一个矿工，对旁边呆呆站着的两个人叫着，掏出本子記下什么，然后又急急地朝山崗轉来，两步窜到黑眉面前，直冲冲地叫道：

“还没下班，你就……”立刻話又停了，他惶惑地垂下了眼睛，似乎臉也有点紅起来，“你不是咱們矿上的，……对不起，……刚才，沒有碰着你？……”

黑眉心里想笑：要是被碰上，还不撞到山下去？搖搖頭沒有則声。

“两个新徒工想抄近路，又不把路先看好，就放车子了，我直追，沒看清楚，你……”年輕人說着抬起头来，看了黑眉一眼。

黑眉看清楚了說話人的臉，心猛一跳，口中差点叫出声来，这是个多么熟悉的臉，又黑又紅，微微向上翹起的上嘴唇，象鑿刀一样的粗眉。会是他？黑眉怔住了，她立刻又搖搖頭。不可能！如果是他，那便有多好啦！

年輕人寬闊的肩膀，健壯的身材，虎头虎脑显得十分粗獷有力。他被黑眉凝視的目光看得臉上緋紅起来，一手在头上抓撓了几下，嘴里又断断续續解釋起来：“你把青石搬开，防

止了事故是應該表揚，但是这样做毕竟太危險，被車子撞了会造成更大的事故，以后要当心。”这几句話很简单，年輕人却囁囁嚅嚅說了半天也沒說清楚。

黑眉沒听見他說些什么，只是仔細地打量着他，看他身上洗褪了色的軍装，看他拿着安全帽的揮舞着的右手。她眉毛深深皺了起来，追想着什么……最后，身子战栗了一下，似乎惊醒了过来，嘴里“喔”了一声，又微微笑着說了声：“对不起！”

年輕人被黑眉的神态，被黑眉的美丽惊呆了，显得更加腼腆了，他点点头想走开，可是，黑眉叫住了他，要他指点一下到五号塘口的去路。

“喔，你是到咱們矿上千活的，好极了。”年輕人这話說得很真挚。“正巧，我要到四号塘口，順路，我領你去！”

一路上，年輕人矫健地爬着山崗，一会儿又停了步想等等黑眉，可是一轉身，黑眉已經站到了身后。他便不則声地从黑眉肩头拿过行李，一低头，又迈开大步。

又到了一个塘口。黑眉低声問：“到啦？”

“不，这是二号塘口！”年輕人一走进喧鬧的塘口就变了样子，刚才的那份腼腆、羞澀一扫干淨。他虎地一跳，喊住一个推着手推車的小伙子：“小陈，分工給你包干的几个新工人，情緒怎么样？”

小伙子咧着嘴笑了笑，說：“沒啥，嘿嘿，劲头不錯。”

“当心泄气，尤其要抓安全教育！不要自滿！”他笑着向小伙子挤了挤眼。